

【文摘】

## 楊文會刻經述略

曹海峰

南京郵電大學圖書館

刻經造佛是佛教徒修行功德的重要途徑。晚清時期，佛教衰落，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後，江南佛教典籍散失殆盡。有鑑於此，許多向佛之士紛紛出資刻經，其中尤以楊文會及其創辦的金陵刻經處貢獻最大，影響最廣。梁啟超說：

晚清有楊文會者，得力於《華嚴》而教人以淨土。流通經典，孜孜不倦。今代治佛學者，什九皆聞文會之風而興也。（《佛教研究十八篇·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

楊文會，字仁山，安徽池州石埭人，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生於一世代書香的家庭。「居士童時，示現遊戲，條理秩然。九歲南歸，十歲受讀，甚穎悟。十四能文，雅不喜舉子業。唐宋詩詞，時一瀏覽，間與知交結社賦詩為樂。性任俠，稍長，益復練習馳射擊刺之術。」（〈楊仁山居士事略〉以下簡稱〈事略〉）二十六歲時，因一情緣未果，萬念俱灰，恰好在書店發現一本《大乘起信論》，買回閱讀，忽悟當中要旨，頓覺愛情、家事、國事都不願過問了。[註 1]由此開始楊文會「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為學」（〈事略〉）。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楊文會移居南京，主持江寧工程局，期間結識了一批佛學同好，如王梅叔、魏剛己、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等。他們經常聚會研討佛學，深究宗教淵源，以為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才能普濟眾生。連年的戰爭，大量佛書包括明刻《嘉興藏》毀於兵燹，僅存的《龍藏》因是梵筭本而不便閱讀，如能刻印佛經，廣為流傳，實是弘揚正法、續佛慧命的不二法門。於是楊文會發願要恢復刻經事業，刻印方冊本佛經，以便廣泛流通。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楊文會在南京約集十多位同志，分別勸募經費，創辦「金陵刻經處」，開始了他四十餘年的刻經弘法生涯。

「金陵刻經處」創辦之後，首先刻印了魏默深輯的《淨土四經》——即《無量壽經》、《十六觀經》、《阿彌陀經》及《妙法蓮華經·普賢行願品》的合刊本。一九〇二年新安汪

氏出版了楊文會所編定的《佛學書目表》，表列了各地刻經處所刻印的經書一百一十四種，其中收錄金陵刻經處八十二種，約一千三百卷。《佛學書目表》所收錄的不完全，如《淨土四經》等沒有收錄，但考慮到這些經卷全都刻版刷印，也可以從中看出楊文會刻經工作的艱巨和浩大。後來日本編印了多達一萬多卷的《續藏經》，楊文會嫌其駁雜，決定另編《大藏輯要》，一九一〇年楊文會在〈報告同人書〉中提到：

鄙人四十年來，屏絕世事，專力於刻經流通，竊以弘法利生為願。今垂老，尚有心願中未了之事，一俟病體稍瘥，當併日以進，用將大概，敬謫我同會諸君。

一、編輯《大藏》、《續藏》提要：經典浩繁，讀者苦難抉擇，今仿《四庫》提要之例，分類編定，以便初學。

一、類別日本《續藏》刻本為《大藏集要》：日本現刻之《續藏》，搜求甚富。但其中須加區別，以歸純一。今擬分為三類：一必刊行者，一可刊行者，一不刊行者。甄定去留，使讀者不至迷於所向，先刻成《大藏集要》約三千卷，以便學者隨時購閱，餘俟陸續刻成全藏。

以上二書，體例略定，尚未著手編訂。期以數年，當可蕆事。

《大藏輯要》原計畫陸續刻印大小乘釋典四百六十部，三千三百二十卷，各部所刻種數如下表：[註 2]

導俗	旁通	宏護	纂集	傳記	台宗	禪宗	西土撰集	小乘論	大乘論	小乘律	大乘律	小乘經	法華	法相	方等	密教	涅槃	般若	淨土	華嚴
四部	十部	十三部	九部	十一部	十四部	三十部	十六部	四部	二十三部	七部	十五部	十六部	十六部	二十五部	六十六部	五十六部	十三部	二十三部	五十七部	三十二部

只是在〈報告同人書〉的第二年，楊文會就去世了，這一宏願最終未能完成。然就他所刻就的三千多卷[註 3]，幾百種釋典來看，〈大藏輯要目錄〉中所列的大部分釋典已經刻印流通了。其功德也不可謂不巨大。特別是他從日本搜求到國內已經散佚的唐宋古德的大量逸書，刻印出版，對近代佛學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楊文會的父親楊樸庵與曾國藩為同科進士，頗有交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曾國藩長子曾紀澤出使英法，邀楊文會同行襄助，楊文會在英國結識了日本學僧南條文雄，楊文會與南條文雄相交三十年，書信往來不斷，楊文會聞得日本有不少國內已經散佚的古代大德的佛經註疏，就請南條在日本代為搜購。《等不等觀雜錄》收有楊文會致南條文雄的書信二十八封，許多信中要求覓購釋典，「箋末所開經書十八種，渴望之至」（〈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八〉）。「茲續開單寄呈台端，祈屬書肆覓購，不勝盼禱之至」（〈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一〉）。而且「古時支那人撰述各種，為《明藏》所無者，無論敝單已開未開，均祈代為尋覓」（〈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八〉）。有些釋典，日本寺廟也視為尊藏之本，不能購買，就託其內戚蘇君抄稿寄回。其渴求之情，昭然紙上。幾十年的搜購，楊文會先後從日本得到三百多種釋典。〈彙刻古逸淨土十書緣起〉中稱：

頃年四海交通，遂得遨遊泰西，遇日本南條上人於英倫。上人名文雄，淨土宗傑士也。既各歸國，適內戚蘇君少坡隨使節赴日本，屬就南條物色釋典，凡中華古德逸書輒購之，計三百餘種。

南條文雄也曾謂：

明治二十四年以後，余與道友相識，所贈居士和漢內典，凡二百八十三部。而居士翻刻卻贈來者，殆及十部，如曇鸞、道綽、善導、窺基、智旭之書，亦在其中。〔註 4〕

楊文會還在信中感激道：「比年以來，承代購經籍千有餘冊，上自梁隋，以至唐宋，並貴國著述，羅列滿架，誠千載一時也，非閣下及東海君大力經營，何能裒集法寶如此之宏廣耶！」（〈與日本南條文雄書十九〉）可以想見從日本獲書之豐富。對近代佛學研究乃至整個學術研究都甚有影響的窺基的六十卷《成唯識論疏記》也就是由南條文雄代為搜求的。

楊文會將這些佛典刻版流通，先後刻印了《古逸淨土十書》、《賢首法集》、《大乘起信論疏解彙集》等，還有的編入〈大藏輯要目錄〉。其中《古逸淨土十書》包括：

隋·沙門慧遠撰，《無量壽經義疏》      唐·沙門善導撰，《觀無量壽佛經疏》

宋·沙門元照撰，《阿彌陀經義疏》	唐·沙門靖邁撰，《稱讚淨土佛攝受經疏》
元魏·沙門曇鸞撰，《往生論註》	唐·沙門道綽撰，《安樂集》
唐·沙門窺基撰，《西方要訣》	唐·新羅沙門元曉撰，《遊心安樂道》
唐·沙門迦才撰，《淨土論》	唐·沙門懷感撰，《釋淨土群疑論》

(〈彙刻古逸淨土十書緣起〉)

《賢首法集》包括了《晉譯華嚴經探玄記》、《梵網經菩薩戒本疏》、《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略疏》、《入楞伽心玄義》、《大乘起信論義記》、《十二門論宗致義記》、《法界無差別論疏》、《華嚴指歸》、《妄盡還源觀》、《華嚴三昧章》、《華嚴義海百門》、《一乘教義分齊章》、《華嚴金師子章》、《三寶章》、《流轉章》、《法界緣起章》、《圓音章》、《法身章》、《十世章》、《玄義章》、《華嚴經傳記》、《賢首國師別傳》二十二種佛典。

金陵刻經處「創辦之始，公議條例：凡有疑偽者不刻，文義淺俗者不刻，壇之書不刻」（〈與郭月樓書〉）。楊文會在彙刻《賢首法集》時，考證《華嚴策林》、《普賢觀行法門》、《華嚴經問答》、《華嚴遊心法界記》均係贗作，未予收錄刷印。不僅如此，楊文會要求更嚴格，版本欠佳者也不願刻印，「仲翁（陳仲培）原擬刻《法華指掌》，敝處因《指掌》不佳，不願流通，現有揚鎮僧俗，集資鋟板矣」（〈與李小芸書一〉）。他說：「鄙人志願，亟望金陵刻經處刻成全藏，務使校對刷印，均極精審，庶不至貽誤學者。至他處所刻未精之本，聽其自行流通，本處概不與之合併成書。」（〈報告同人書〉）這一思想指導下，楊文會搜求善本，嚴加考證，精心校勘，所刻佛經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木版印書，一片木板約十行，一行約二十個字，一本十萬字的經書，就要刻出五百片經版。幾千卷的佛典，工程浩繁，費用巨大。楊文會的大部分薪俸都用於刻經事業，後來刻印經費不足，他還把從歐洲購回的各種科學儀器賣掉以充刻資。另外，〈與李小芸書一〉中問到：

刻資五十金，業已登收，當付收條，何以未到？聞他處已有刻《傳燈錄》、《五燈會元》二書者。金陵既無續到之款，即將存資改刻《觀楞伽記》，誠禪宗之要典也，明春可以出書。此中有陳仲培觀察一百四十金，經未載施資姓氏，或刻法名，或刻別號，請代詢示悉。

表明金陵刻經處還接受他人捐資刻版印經。楊步偉在一九三六年楊氏後人把金陵刻經處房屋產權正式交給刻經處，以完成其祖父的心願時。聲明稱「經版雖然由十方捐助，房屋乃祖父私產捐出，不歸子孫，也不得歸別人私有，永為刻經的公產」[註 5]。也從側面指出了刻經處的經版很多是他人捐款雕刻的。

楊文會為金陵刻經處的刻經事業耗盡了畢生的精力，晚年時為了集中精力從事刻經，特作〈謝客啓〉：

鄙人性喜山林，不貪榮利。自二十七先君子棄世，家貧母老，無以為生，從事於宦途者三十年，內而吳楚，外而英法。公務之暇，遊心釋典。幸得一隙之明，遂以家事委諸兒輩。今年已七旬，精力衰頹。敬告新舊知交，權作謝客之計，及此桑榆晚景，藉以校訂深經，刊之印之，嘉惠後學，庶不負四十年來一片婆心耳。所有遠方來函，概不作答，伏乞鑒原。（《等不等觀雜錄卷五》）

臨終之日「猶與同人詳論刻經諸務」，臨終前遺言「經版所在，靈柩所在」（〈事略〉），其對刻經事業癡心可見一斑。

楊文會經營金陵刻經處四十餘年，「流通經典至百餘萬卷，印刷佛像至十餘萬張」（〈事略〉）。對於楊文會的貢獻，歐陽漸認為：

楊仁山居士講究竟學，深佛法，於佛法中有十大功德：一者，學問之規模弘擴；二者，創刻書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書；四者，為雕塑學畫刻佛像；五者，提倡辦僧學校；六者，提倡弘法於印度；七者，創居士道場；八者，捨女為尼，孫女、外甥女獨身不嫁；九者，捨金陵刻經處於十方；十者，捨科學伎藝之能而全力於佛事。（《楊仁山居士傳》）

這十大功德，有五項與楊文會的刻經事業相關，說明楊文會的刻經生涯在其佛學修行中佔有重要地位，不僅如此，事實上楊文會大規模的刻經對近代佛學重新振興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楊文會創辦刻經處，使一些久已亡佚的釋典重新得以流傳，而且為研究佛學思想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開拓了近代佛學研究的新局面。他對華嚴宗著述，尤其是對賢首法藏著述的收集、整理、校訂，為研究華嚴宗思想提供了系統的資料；《淨土四經》、《淨土經論十四種》、《古逸淨土十書》等淨土宗著述的刻印，使得淨土宗的許多文獻重現天日，其教義得以廣泛傳播；而影響最大的則是楊文會刻印流通從日本搜購的有關法相唯識、因明等古德大疏，特別是校刻了佚失已久的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引起了哲學界、思想界的極大興趣，法相唯識學研究成為近代學術研究的一大熱潮。

唯識思想是佛教用以說明宇宙萬有的一種學說，它源於印度的瑜伽行派，唐時玄奘法師取典籍於印度，「而後唯識一宗，輝映於震旦矣。有窺基法師者，奘公之高弟也。親承師命，翻譯《成唯識論》，薈萃十家而成一部，並以聞於師者，著為《述記》，學相宗者，奉為準繩，迨元季而失傳。五百年來，無人得見，好學之士，每以為憾」（〈成唯識論述記敘〉）。直到楊文會得書於南條文雄，鋟板刷印，法相唯識宗的典籍才得以廣傳各地，唯識思想的重新風靡，不僅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等佛教研究和教育機構聚眾講唯識，而且在一些有名的大學裡也開講唯識學。有關介紹和討論唯識學的著述和論文，遍及全國各地的佛學刊物和有關報刊，章太炎、梅光羲、李證剛、熊十力、歐陽漸、太虛等學者對法相唯識頗有研究，其中尤以歐陽漸和太虛對唯識學研究全面、系統。歐陽漸的《唯識抉擇談》和太虛的《佛學總抉擇談》都是闡揚唯識學的綱領性著作，卻又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見解，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形成了近代佛學的兩大思潮，推動了近代佛學特別是唯識學說的發展。

楊文會創辦刻經處，刻印流通佛經，得到許多信佛之士的支持和幫助，在其影響下，許多地方也恢復或創辦了刻經處或佛經流通處，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鄭學川在揚州成立江北刻經處，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曹鏡初在長沙創立長沙刻經處，徐蔚如、江味農等人在一九一八年創立的北京刻經處，一九二一年徐蔚如又創辦了天津刻經處。這些刻經處秉承金陵刻經處的刻經原則，選本精良，校勘精湛，刻印精美。特別是江北刻經處和長沙刻經處還與金陵刻經處統一刻經版式和校勘體例，互相分工合作，它們所刻的經卷不僅在國內廣泛流通，而且在南洋一帶深受歡迎，共同為我國近代佛典的刊刻作出了重要貢獻。

楊文會在一九〇二年編輯〈佛學書目表〉，按「華嚴部」、「方等部」、「淨土部」、「法相部」、「般若部」、「法華部」、「涅槃部」、「秘密部」、「阿含部」、「大乘律」、「大乘論」、「西土撰集」、「禪宗」、「天台宗」、「傳記」、「雜集」、「附錄道家與佛法相通者」十七部類來表列佛書，初步對佛學文獻進行了重新分類，《大藏輯要·敘例》把佛書分別部類，增加了「小乘律」、「小乘論」、「弘護」、「旁通」、「導俗」分為二十二類，並在每一部類後註明歸類範圍。楊文會在沿襲歷代《大藏經》按經、律、論、贊順序來類分佛書的同時，也表現出靈活性，確定了按書置類的原則，如淨土宗和法相學的佛書在當時種類繁多，流傳廣泛，就從方等部中分出，與方等部並列為類，禪宗和天台宗在我國佛教宗派中一直佔有優勢地位，著述豐富，也單獨列出為一級類。《大藏輯要·敘例》確定

的先「經論」再「宗派」然後「教育」最後「雜論」的體例為後來圖書分類法所學習，如劉國鈞的《中國圖書分類法》、皮高品的《中國十進分類法》、《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圖書分類法》、《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中的佛教部分，基本上符合這個分類體例。楊文會在佛書分類上也為後世奠定了基礎。

另外，楊文會在搜求佛典的同時，也應日本同道的要求從國內搜集秘籍善本予以交流，日本藏經院刻印《續藏經》，楊文會對選目提出重要的增刪意見，並提供佛典以供《續藏經》編者選用。

### 【註釋】

[註 1] 有關楊文會接觸佛法緣起，說法不一，一說楊文會從一位不知名的老尼處得到《金剛經》一卷「懷歸展讀，卒難獲解，覺甚微妙，什襲藏棄」，以後又在皖省書肆中的得《大乘起信論》一卷，也「擱置案頭，未暇寓目」。同治二年，他感染時疫，病後其他書看不下去，信手取來《大乘起信論》，讀之盎然，由此開始信佛。「情緣」之說，早期傳記資料都未有涉及，也許是「為賢者諱」；楊步偉則在〈我的祖父〉中指出：由於情緣未果，楊文會認為世事無聊，見到《大乘起信論》才買回閱讀，手不釋卷，「忽悟當中要旨，頓覺愛情家事國事都不願過問了」。並特別辨明《金剛經》乃在安慶購得，《大乘起信論》是在杭州西湖湖邊書店得到的。前一說沒有指明老尼送佛經給楊文會和楊文會購買佛書的緣由。佛教教義能給予遭受打擊，萬念俱灰的人以極大的安慰，楊文會因情緣未果而信佛，與情理上應說是可信的，且楊步偉是楊文會的孫女，耳聞目睹，所說當是較確切的，故筆者採用其說。另楊文會的這段情緣，詳見楊步偉的〈我的祖父〉或于凌波的《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

[註 2] 見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卷四。

[註 3] 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認為是二千卷。

[註 4] 轉引自于凌波的《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中國居士佛教的啟蒙者楊仁山》。

[註 5] 同 [註 4] 。

### 【參考書目】

1. 楊文會，《楊仁山居士遺著》第一冊（金陵刻經處，一九一九年）。
2. 梁啟超，《飲冰室專集》（中華書局，一九四一年）。
3. 蔣維喬，《中國佛教史》（上海書店，一九八九年）。
4. 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楊文會、歐陽堅、呂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5. 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誌》（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文摘 / 楊文會刻經述略

ISSN : 1609-476X

6. 高振農，〈佛教文化與近代中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7. 郭朋等著，〈中國近代佛學思想史稿〉（巴蜀書社，一九八九年）。
8. 楊步偉，〈我的祖父〉，香港《傳記文學》三卷三期（一九六三年）。